

李长之文集

第一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第一卷 社会与文化（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孔子的故事·论文）

第二卷 鲁迅及现代文学研究（鲁迅批判·论文）

第三卷 文艺理论（批评精神·苦雾集·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梦雨集·论文）

第四卷 书评

第五卷 中国文学史略稿

第六卷 古典文学研究（上）（道教徒的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人格及风格·韩愈·陶渊明传论）

第七卷 古典文学研究（下）（诗经试译·论文）

第八卷 诗歌·童话·散文

第九卷 西方文化研究（上）（北欧文学·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歌德童话·席勒剧作·德诗选译）

第十卷 西方文化研究（下）（西洋哲学·波兰兴亡鉴·德国的古典精神·译述）

李長之文集

第一卷

啓功題籤

啓

功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长之文集. 第1卷 / 李长之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ISBN 7-5434-6312-1

I. 李... II. 李... III. 李长之 (1910~1978)

全集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0730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p.com>

地址: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28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7-5434-6312-1

定 价 580.00 元 (全十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0311-88643560, 88643565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8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 李长之先生像

我所尊重的李长之先生
李长之 代序

第 页 共 页

启功

长之先生以年轻论，实在应该是我
的前辈。且不论他的学位，
即以他^{中国}过的^{中国}典文史和英
语^日外修的^日记^日、^日融^日和
表^日述^日的能力，也是过^日种^日年^日龄
的^日人^日所^日不^日易^日企^日及^日的。
我^日没^日上^日过^日大^日学^日，也^日不^日会
外^日文^日，只^日从^日一^日位^日老^日学^日者^日读^日过^日经^日典^日，
文^日史^日的^日书^日，学^日着^日写^日古^日文^日待^日的^日，
张^日氏^日撰^日卷^日先生^日找^日到^日物^日仁^日大
学^日教^日书^日，中^日向^日受^日委^日托^日视^日和^日翻

启功先生专用稿纸 (24行×21字=68字)

解^日放^日
斥。院系调整，到了此系作

第 页 共 页

的^日子^日有^日一^日些^日毛^日病^日或^日说^日雪^日冷^日，
一^日是^日脚^日骨^日相^日日^日，一^日是^日脚^日趾^日相^日
日^日。今^日天^日不^日折^日起^日来^日，实^日是^日理^日
言^日之^日交^日流^日的^日容^日易^日为^日主^日要^日原^日因^日，
长^日之^日先^日生^日籍^日原^日籍^日山^日东^日利^日津^日，
但^日居^日于^日北^日京^日，和^日我^日有^日绝^日大^日的
相^日近^日关^日系^日，后^日来^日又^日有^日同^日派^日之^日亲^日，
如^日果^日撰^日撰^日科^日举^日智^日称^日，我^日何^日相
呼^日同^日年^日，又^日有^日何^日不^日可^日呢^日！
我^日在^日所^日大^日中^日文^日系^日教^日典^日
文^日学^日，当^日时^日有^日一^日种^日心^日照^日不^日空^日
的^日规^日律^日，即^日是^日文^日学^日史^日必^日由^日政

启功先生专用稿纸 (24行×21字=68字)

◎ 《我所尊重的李长之先生》(代序) 启功先生手迹

冷水草高的教师担任。所谓
 真低，当然在于政治的资~~格~~
 如果是一位政治上右翼极的
 教师，不论他的业务怎样，
 也可以讲文学的层次，或文
 学层次的理论。有一位曾和
 另一位年轻的革命教师^过
 还的中学教师，在业务上更
 东挂西扯，但他曾和那位年
 纪轻的革命教师那里听来一
 些革命理论的名词。这样他
 便草草在讨论中取胜。一次
 李长之先生讲陶渊明一句对
 鸣桑树颠，那位便说与种草

启功先生专用稿纸

(14行×12字=88字)

长江边啃菜，她不论陶氏家
 长于啃菜张口，由于这位半
 和感的人说了就必须跟着他
 草纸附会地~~如~~去读人子弟。
 有一次一位朋友便要讲一
 位欧洲文学家的生平和他的
 文字成就，来求李先生帮他
 的忙，李先生就请他在~~一~~
 件下，~~自己~~边~~讲~~边~~讲~~起来起草。
 我由于不在旁边，听~~去~~
 说，大约一课~~时~~（九十分钟）的
 时间，即把草稿写成。那位
 朋友~~草~~笑称开地拿着那篇~~草~~
 稿走了。这是我得知李先生

启功先生专用稿纸

(14行×12字=88字)

在外國文字和外國作家的趣
味情况。

李先生由於写过一篇多

析鲁迅的文章，题目用了「批

判」二字，那是日本「批评的同

义词。李先生是通日文的，

在解放前有许多词汇是由日

本文章上引来的。特别是注

律上件词汇，例如：法律、

会议、通过、胜诉等。笔者

幼年时^{时侯}新戏剧被称作「文明

戏，有些拿著作「杖」，「社

文明棍」，一次我^{了文明二字}

被鲁迅申斥：你^{把新字的这多「棍}

「棍」？^{这「棍」}

读了公易行也见到了「棍」二字，总理已去

启功先生专用稿纸 (4行×15字=60字)

世了。才知道即使古书上已

有的词汇，^今天的用法和^会

义不同。即当作新含义看待

了。相传清末曾一位达官看

到秘书代他起草的一篇文章

中曾^或用了「新名词」，他便批上

「某」二字是「日本名词」，闹

殊不可解，他的秘书看见^刺

话又批了一句说：「名词」生

亦日本名词，固之尤不可解^也，

这位达官也没办法。李先生

先在大量禁用日本名词的时

代也用了「批判」二字当作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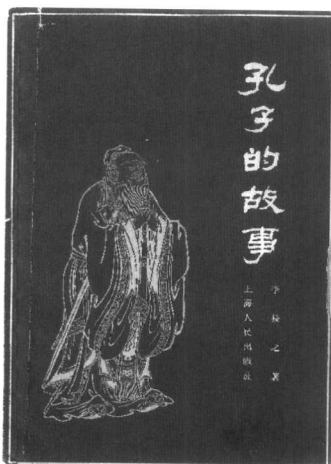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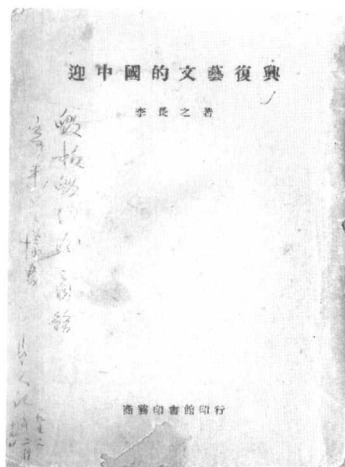
含义的文章标题，^没想到能

启功先生专用稿纸 (4行×15字=60字)

放区的用性部只作负面的含
 义来用的，李长之先生的这
 篇文章便成为“国”之辣为可厌
 的“反动罪名”了。
 去年我校的一位老教师
 与孙老同志见面，谈到李
 先生，我说他是“^{在中}鼎大丞相的
 人物啊！”^{在中}孙老说：他最后的
 解放是我签署的，据我所知，
 他年青时通英种外文，日语
 很也，比程多才傲气，得罪
 人极多，
~~那时我的胸向~~
 所登的一张大石才才一张

启功先生专用稿纸 (14行×12字=168字)

李长之先生
 李长之先生
 他在给我的电话中说：感谢你
 个的领导啊！
 李长之先生的学问、文
 章、都他的二女儿李子和
 女婿了去他编辑，成为这部
 文集，也是我们这世旧时代
 过来的初版。子仍其几件得
 出和季文的！个文集《中绝大
 多初文章我没读过，只有关于「司馬
 迁」那部书是曾拜读过的。我一向不敢
 为朋友的文章作序，多只称「读后记」，
 但今是李长之先生（再感新字）
 也不同意。只好权起公我所尊重向李长之先生（代）



批孔の嵐、乗り越えて!!

かつての“聖人孔子”を、現代中国は如何に評価するか——中国三千年の歴史の秘密に迫る“人間孔子”その功罪のすべては!?

りちょうし著・もりや ひろし訳 徳間書店 / 1200円

◎ 左上図：《迎中国的文艺復興》封面 商务印书馆印行

右上图：《孔子的故事》封面 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下图：《人间孔子》封面及腰封 [日] 徳间书店版

我所尊重的李长之先生(代序)

启 功

长之先生以年龄论仅长我两岁，以学识论，实在应该是我的前辈。且不说他的学问，即以他读过的中国古典文史和英、德、法、日等外语的记忆、融贯和表达的能力，也是这种年龄的读书人所不易企及的。

我没上过大学，也不会外文，只从一位老学者读过经、子、文、史的书，学着写古文诗词，承世丈陈援庵先生提拔到辅仁大学教书，中间受尽轻视和排斥。解放后院系调整，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些毛病或说习惯，一是乡贯相同，一是职业相同，今天分析起来，实是语言交流的容易为主要原因。长之先生虽原籍山东利津，但从小久居北京，和我有绝大的相近关系，后来又有同“派”之雅，如果模拟科举习称，我们相呼“同年”，又有何不可呢！

我在师大中文系教古典文学，当时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规律，即是文学史必由政治水平高的教师担任。所谓高低，当然在于政治的资历。如果是一位政治上有资格的教师，不论他的业务怎样，也可以讲文学的发展或文学发展的理论。有一位曾和另一位年轻的革命教师有过往还的中年教师，在业务上是东拉西扯，但他曾从那位年纪轻的革命教师那里听来一些革命理论的名词，这样他便常常在讨论中取胜。一次，李长之先生讲陶渊明一句“鸡鸣桑树颠”，那位便说与“种桑长江边”有关，姑不论陶氏家是否临着长江，由于这位“半权威”的人说了，就必须跟着他牵强附会地去误人子弟。

有一次一位朋友需要讲一位欧洲文学家的生平和他的文学成就，来求李先生帮他的忙，李先生就请他在一旁坐下，自己一边就拿起笔来起草。我由于不在旁边，听当时在旁边的人说，大约一个课时（九十分钟）的时

间，即把草稿写成。那位朋友喜笑颜开地拿着那篇草稿走了。这是我得知李先生对外国文学和外国作家的熟悉情况。

李先生写过一篇分析鲁迅的文章，题目用了“批判”二字，那是日本“批评”的同义词。李先生是通日文的，在全国解放前有许多词汇是由日本文章上引来的，特别是法律上许多词汇，例如：法律、会议、通过、胜诉等。笔者幼年时流行新戏剧，被称为“文明戏”；有些人拿着手杖，被称为“文明棍”。一次我说了“文明”二字，被先祖申斥：“你跟谁学的这个‘新名词’？”后来读了《易经》，见到这两个字，这时先祖已去世了，才知道即使古书上已有的词汇，在今天的用法和含义已不相同，即当作新含义看待了。相传清末有一位达官看到秘书代他起草的一篇文章中有一个“新名词”，他便批上“某某二字是日本名词，阅之殊为可厌”。他的秘书看到之后又批了一句话说：“名词二字亦日本名词，阅之尤为可厌。”这位达官也没办法了。李先生在大量袭用日本名词的时代也用了“批判”二字当作“分析”含义的文章标题，没想到解放区这“批判”二字的用法却只作负面的含义来用的，李长之先生的这篇文章便背上“阅之殊为可厌”的“反动”罪名了。

去年我与我校的一位老领导聂菊荪老同志见面，谈到李先生，我说：“他在中文系可是罪大恶极的人物啊！”聂老说：“他最后的解放是我签署的。据我所知：他年青时通晓几种外文，文笔很快，也比较多，有傲气，得罪人较多。”这时我的胸间所压的一块大石头才像一张薄纸一样地被轻轻揭开，而李长之先生也总算亲手在改正右派分子的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记得他在给我的电话中说：“感谢当今的领导啊！”

李长之先生的学问、文章，都由他的二女儿李书和女婿于天池搜集编排，终成为这部文集，也是我们这些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们共同值得安慰和庆贺的！文集中绝大多数文章我没读过，只有关于司马迁那部分是曾拜读过的。我一向不敢为朋友的文章作“序”，最多只称“读后记”，但今见《李长之先生著译年表》后感到称“读后记”也不确实，只好标题《我所尊重的李长之先生（代序）》吧！

生命的价值和尊严

——写在《李长之文集》出版之际

李 书

没有什么能比等了又等、盼了又盼，多少个春夏秋冬始终在翘首以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更令人激动、感奋的了！

有的梦，也许永远不能成为现实，只能是心中的理想——像爸爸，对中国文学史苦心孤诣研究了一辈子，在他还不到三十五岁时发表的一篇短文中，他热切坦陈：“……在我的生活中，写作是最快乐的了。……半生的希望是：假若再给我三四十年时间与健康，我将写一部像样的中国文学史。……希望精……希望深入。”为了这个梦，他穷尽了一生之力。他写这篇短文时是一九四五年，战乱、迁徙、漂泊流离，使他无法静下心来从事写作；好不容易盼来了解放，新中国成立，可以“挥毫落纸如云烟”的时间没多久，没完没了的运动对他的冲击一个接着一个，使他依然不能在文坛上跃马驰骋；在艰难备尝，熬到出现了历史的转机，国泰民安，有了条件可以著书立说了的时候，却心力交瘁，别说是健康没有了，就连生命也失去了！爸爸生性热情，爱交友，他常常自豪地聊起他的大的、小的、老的、少的朋友们，戏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和我讲过许多“和朋友在一起，痛苦可以减一半，快乐能够增一倍”的经历。这不仅可以从他的谈吐里，也可以从他写的文章、办的刊物中想见高朋满座的热闹。但是在爸爸四十多岁时被打成“右派”后直到他晚年，门可罗雀。他呢，则一直都在盼着，想和朋友再见一见。……然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的梦在不尽的期待中破灭了，都没有实现！——他的梦成了遥远的、只能封存在心底的理想。

有的梦，虽然可以变为现实，而且当它已经成为现实时，却还以为是在做梦——像我，面对盼望、向往久矣的又凝聚了多少人的心愿的《李长之文集》的问世，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想起爸爸，就会回首起“文革”那蛮荒疯狂时代的岁月，红卫兵把爸爸押解回家时对爸爸又推又搽、又叫又骂。忘不了在我的记忆中时时交叉叠印着的红卫兵的暴戾恣睢和爸爸晃动着那像蓬草一样的灰白头发、不肯屈服的头的情景。爸爸脖子上挂着倒写着他的名字并在其上打着大红叉子的牌子，院子里、屋子里一片狼藉，待他们押着爸爸又裹挟着尘烟扬长而去后，我也不知为什么，我蹲在地上，细心而又耐心地捡起被野蛮胡乱掷了一地、被踢来踩去的爸爸的一本书和一页页手稿，又一点点摆放好。虽然对于还是个十几岁孩子的我来说不能知道这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不能知道天塌地陷要有多久，也不能理解被红卫兵押解着的爸爸在目睹这一暴行时所感受到的耻辱、悲愤和痛苦，但我知道，那些书不管是他著述的，还是他购置的，甚至那些仅有着只言片字的纸片，都是爸爸心血的积淀、结晶，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这或许是出自血脉相承爱爸爸之所爱的本能，或许是来自冥冥之中怎样也割舍不断的联系，我把纸片、书本捡起来，——成为今天的文集能够得以出版的第一步。后来，在和爸爸最后的日子，特别是在爸爸去世后二十多年的日子里，可以说，是在翻检、整理爸爸的文稿的过程中，我才真正走近了爸爸，读懂了、理解了我的爸爸，朦胧的梦的轮廓也渐渐清晰起来。——爸爸的文章、书一定会从厚重的历史尘封中出来和大家见面。

春秋轮回，岁月嬗变。这个梦，藏在我心里有二十多年。很长时间我不敢说出来，怕会被人视作天方夜谭，视作白日做梦，是呓语！然而，这个梦，支撑了我的生命，给了我巨大的力量和激励；这个梦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在我人生最艰难的岁月里，就像爸爸温暖的手在拉着我，一道前行。我知道，这个梦或许很遥远，但我会为之努力，为爸爸，为所有关心他、怀念他的人，圆我们心中共同的梦！后来，许多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陆陆续续都加入到这个努力的队伍行列中来了，像爸爸的老朋友启功伯伯，多少年来始终在关心着爸爸书的出版，他甚至想用自已的钱为爸爸先出一本书。在他九十岁高龄且讲学、著述各种事务繁忙非凡，又患有严重眼疾的情况下，为文集亲笔写了序，题了签；像爸爸的老学友、爸爸的学生们及学生的学生，出国也不忘帮我们寻觅有关线索；像我的妈妈、姐姐、弟弟，倾其多年珍藏；像我们不认识的全国各地图书馆的朋友们，纷

纷帮助查询、复制、提供资料；像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同志，顶着各种压力为书籍的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这一切，给予我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让我铭诸肺腑，永志不忘。今天，面对着爸爸身后铅字垒起的纪念碑——经我和夫君于天池亲手整理、编辑的约略五六百万字的十卷《李长之文集》，我想说，尽管努力，但我们的才、学、识远不及爸爸，或者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文集的面世，仍有那么多的遗憾，因为假若爸爸能活到今天，以他的功力会编辑得更好。《李长之文集》的出版，蕴蓄了太多的沧桑，以至我不知怎样下笔写出爸爸人生背后的历史……睹物思人，理不清头绪，辨不出是悲还是喜，想哭，想笑，想大喊一声：爸爸——！万端的感慨波涛汹涌般冲撞心头，久久、久久不能平息，实非笔墨所能为之，亦远非一篇文章所足道其万一。

岁月悠悠，思念绵绵。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每一件小事，每一个印着爸爸走过的足迹的地方，都成了我心中美丽、温馨、亲切的呼唤和怀念。我们的家曾在繁华、热闹的西城区西单武功卫胡同，一住就是二十几年。尽管爸爸在北京数十年，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住过好几个地方，但西单武功卫这条胡同和爸爸后半生的命运联系得最为紧密。如今这条比美国历史还久远的胡同，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已不复存在。那里商厦鳞次栉比，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但是无论时代怎样跃迁，商潮怎样涌动，它并没有因时空的转换而渐渐模糊离我远去，反而在我心中积淀、融合，它留给我的鲜活的影像越来越凸现在记忆的深处。西单武功卫让我得到太多太多刻骨铭心的体验和感受，给了我永生难忘的经历和启蒙，它让我魂绕梦牵，从这里我懂得了爸爸、懂得了父爱。

一九七八年的冬天，十二月十三日，我的最爱——爸爸的生命走到了终点，他赍志故去了，终年六十八岁。而这一年正是充满了春的气息，让他看到希望，感受到曙光的一年。如果说一九七六年的十月粉碎“四人帮”，噩梦般的全民族的灾难终于结束了，大地重光，万物复苏，给人们带来了普天同庆的喜悦的话，那么，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社会上到处流传着的烟台会议要给右派改正的消息则给人们带来的是延伸了的更光亮更振奋的前景。爸爸重又衔起了烟斗。

一九七八年的一、二月间，春寒料峭，爸爸已经完成了对他的《中国文学史略稿》第二卷、第三卷的再一次校对和修订，并完成了为《中国文学史略稿》再版所作《新版题记》，伴随着他高效率工作的就是那只被爸

爸戏称为“丘吉尔式”的烟斗。家里还生着炉火，他穿着妈妈给他缝制的棉袄，里面套着我按照他的“蓝图”设计编织的“丘吉尔式”毛衣，一写就是好几个钟头。爸爸很喜欢那个有着硕大而又充满智慧的头颅的二战中的名将丘吉尔，欣赏这位英国前首相的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富有号召性的激动人心的演说与文学天赋以及他那翩翩绅士风度。他经常给我们讲丘吉尔的故事。那件“丘吉尔式”毛衣是从不讲究衣着的爸爸对我唯一一次的技术要求。丘吉尔穿的毛衣什么样啊？没见过呀，只听凭爸爸连说带比划，织成开身、斜插兜。爸爸穿上它，很满意，很神气，很快乐，加上那只烟斗，很“丘吉尔式”，神采奕奕地。他一拿起烟斗，我们便谁也不去打搅他了，因为他要写作了。爸爸一直是才思敏捷，下笔如神，倚马可待的，当烟雾缭绕的时候，常常是一篇文章也随之诞生了。我和妈妈力劝他戒烟，甚至藏起他的烟斗，可他总会变魔术似的找出来又叼在嘴上，专注地在想，在写，衣服上时有被烟灰烧的洞洞。有一段时间，他不吸烟了，甚至也不用“金睛火眼”去侦察藏起的烟斗，他沉默了。问他，他说：“我不再吸烟了，因为生命的意义没有了！”应了“最大的哀戚莫过于心死”的那句老话。在一九七八年二月由爸爸口述，我和天池笔录的他的《中国文学史略稿》“新版题记”中曾有这段心情的记录——“……‘四害’未除以前，妖气迷雾，笼罩大地，胡言乱语，充斥报刊，百废待举，令人气沮，这时我也心灰意冷，真想把学术工作放弃了。看了那些令人哭笑不得的黑文，再看看那文化专制主义的气焰，只好报以无言的抗议——沉默。我宁自不说话，如果当不能说真话的时候。……”爸爸重拿起了烟斗，意味着爸爸抖擞精神，要开始新的征程了。他满怀激情，发自肺腑地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不同了，像大地回春，像久雨放晴，每人都是欢畅的，开朗的，我也经历了第三次从心里愉快的时刻，第一次是日本投降，第二次是全国解放……我怎样才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呢？我只有重整我的专业，没完成的，完成它，已完成的修改好，为祖国的建设增添一砖一瓦，或者权当我的几声呐喊和欢呼以鸣盛世吧！……”“临了，我还要重复说一句：本书是在我极其愉快的心情下动笔的，耳旁仿佛凯歌不断，我仿佛置身于全国面向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实现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大祖国的豪迈步伐中而跟同前进，前进……”这时的爸爸焕发着青春，笑容展现在脸上。我们也不再藏他的烟斗和烟灰缸。

三月，春光融融，我的儿子出世了，全家人都很高兴。他就像春天的

花朵，伴着春的快乐，随着春天一同到来，我们狭窄的小屋虽然潮湿、阴暗、破旧，却盎然着春天的生机，沁发出春天的芳菲。在这个小宝宝还没降临人间之前，就已有了一个响亮且寓意深长的名字，那是爸爸早就起好了的。爸爸说，“无论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父姓后都叫勃，朝气蓬勃的勃，生机勃勃的勃。”那一段时间，茶余饭后，爸爸和我们聊的最多的就是他在那两年参与修订《新华字典》工作的感受和收获。爸爸对我说：“在《新华字典》的一万多个字中，我最喜欢‘勃’字，蓬勃，生机盎然，充满朝气。我们的小家、我们的国家都要像这春天一样，朝气蓬勃，才有希望。唐朝初期诗坛上号称‘四杰’的王、杨、卢、骆，王，叫王勃，才华横溢，很小就会写诗；西汉时，刘邦手下有一员武将叫周勃，为人正派，他痛恨吕后一伙儿为非作歹、祸国殃民，和陈平一起推翻了吕氏政权，实现了汉高祖生前杀白马盟誓的愿望。他们名字最后一个字都是勃。我希望我们教育出来的孩子，能文能武，有一身过硬的本领；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首先是要正直，有一种精神，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要有社会责任感，教育孩子从小就要爱自己的祖国，将来长大后为祖国建功立业！”爸爸的话，我没齿不忘，多少年来一直是我做人、做母亲教育孩子的准则。

爸爸全身心地投入到修订《新华字典》这项工作中，尽管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到图书馆翻阅书本、查询资料，提笔编卡片、做札记、修改文稿，诸如此类的事情可能算不了什么，然而对于被严重类风湿关节炎折磨得手、脚僵直变形，又被长期撵斥在“人民队伍”之外的爸爸来说，其艰难困厄非常人所能想象。爸爸参与《新华字典》修订工作，非常投入，他忘了一切不愉快，他高兴自己对社会还有用，哪怕一分；他在意别人对他的信任，哪怕一点儿。他把这项工作视为推动祖国的文化事业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而他在其中为之努力，在发挥作用。

为了做好修改工作，爸爸一遍遍地读《新华字典》，每天拖着“戴罪之身”去挤公共汽车，后来拄起了拐杖，奔波往返于西单武功卫和北京师范大学之间，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寒冬。有时冰天雪地，路面非常滑，爸爸挤不上车，就步行去上班，又一步步走回家。我们帮他洗脚时，看见他那畸形的脚被磨得血肉模糊，连袜子也脱不下来！问他，他却笑着对我们说：“我把这看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不愿后退。”没有谁听见

过爸爸的抱怨，他也从不向任何人提起。我看见爸爸做了那么多的卡片、写了那么厚的笔记。针对有些字和词注释不确切、不完全、前后不一致、漏落等情况，爸爸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比如“总结”一词，爸爸提出：“只注作‘把一段工作的过程和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分析出来，再归纳出原则性的结论，作为下一段工作的参考’，这是现代一般的用法，但‘总结’也有用来作为文章结论的意思，这是本来的意思，应该放在前头，这样就完全了。”比如“质量”一词，他认为在物理学中和在普通口语中用法不同，应该分别标出才妥当。他还谈到可借鉴使用德国字典中用齿轮代表工业、用花朵代表植物学，既形象又生动的例证。他对那时的《新华字典》所收录的一万多个字，从字音、字形到释义、例证，包括我国历史朝代公元对照简表、计量单位简表、节气表、元素周期表等等，一个个字、一个个词、一句句话地反反复复核查、推敲、补充、修改，不厌其烦。我觉得爸爸都成了活字典了，对《新华字典》里的字，他如数家珍。说他对许多字词释义、例证倒背如流，一点儿都不夸张。

这一年三月十八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给了爸爸特别大的鼓舞，尤其是报纸上发表的郭沫若在大会上作的《科学的春天》的报告和邓小平的讲话，被爸爸画了重重的红铅笔道以示重要。他反复地阅读，真有“冬天过去，春天还会远吗”那样的感觉。他向我们念叨：春天要来了，春天因充满了生机而那么美好，那么令人向往。

五月，春风和煦，阳光明媚。这个月的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一声春雷，发聋振聩。无形的罗网似要被冲破，人心大振，暖流涌动的政治气候使“被打入另册”的爸爸感到了欢欣，他觉得自己的脉搏也在随时代一起激烈地跳动。这时有编辑来家找爸爸，后又有约稿信不断寄来，爸爸极其兴奋。爸爸深知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要为这等了多少年的终于露出的曙光一展宏图，献出他的才智。五月二十三日，他亲笔复函致正在筹备创刊的《新文学史料》编辑部，针对他们想做的在今天愈显迫切的“抢救资料”工作，爸爸在信中说：“……这工作很有意义，很愿支持，我本来有写回忆录的打算，只是要看时间及健康条件如何耳。……”信尾，爸爸还注上“通讯：西单武功卫十一号 师大宿舍”。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诗句和含义就是那时候爸爸给我讲的。我们还一起背诵当代诗人郭小川的名句“……总有一天，我会衰老，老态龙钟；但愿我的心，还像入伍时候那样